



博士论丛

陈宣良 著

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



要目：

- 如何看待本体论 ● 形而上学
- 自然体系 ● 生命哲学
- 现象学本体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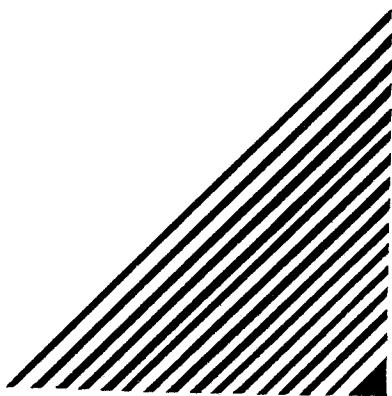


博士论丛

法国 本体论哲学的 演进

陈宣良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

陈宣良 著

· 责任编辑：姚莎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8.125 印数：1—3,910

ISBN 7—5355—0444—2/G·440

统一书号：7284·1048 定价：2.35元

总序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批学有功力、才华横溢、富于开拓精神的中青年学者正脱颖而出。他们或潜心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或驰骋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其成就为中外学人所瞩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或即将获得国内外的博士学位。为了及时反映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将有选择地，但又不拘一格地编辑出版一套《博士论丛》，专门用以印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有关毗邻、交叉学科的优秀博士论文或水平相当的著作。

当今知识更新之高论邀宠，信息爆炸之危言耸听，我们却淡然于好新惊奇，无意于时髦文化的追求，这并非藐视各种新的尝试，实为强调学术根基之坚实。那些踏踏实实耕耘于学术之一隅、又心领神会于存在之整体的作者，才是我们最珍视的力量。我们惟愿为推进学术而效力。真正的学术，决非图一时一地之热闹，而需求有恒久性和世界性的作用。研习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而要能通古今历史之至变，究人生社会之真义，启迪读者之心扉，治

理学术，则不限于述评、比较，要在体悟和理解中西文化之本源，与各民族宗师哲人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与洋人、后人对话，而且不断提高对话的层次，就学术的进步来说，这是使我国民族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的关键。创新而不止于移花接木，引进而不孜孜于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深厚根基，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没有多年自甘寂寞的艰苦劳作，是决不能达到的。但愿《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与我们一起，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相信，不屑于赶时髦、凑热闹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用心的。

“五四”运动后，也是一批青年人起而顺应世界文明大势，以新的眼光整理传统文化，移植西方文化，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奠了基，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为学贯中西而又自成一说的名家。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西文化再次相遇和撞击，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创造性大发展提供了契机，而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在此大发展中，必将发挥其中坚作用。我们有理由期望，《博士论丛》的撰稿人中也会涌现出不逊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大学者。

《博士论丛》编辑委员会

1987年7月于北京

《博士论丛》编委会

主 编 叶秀山

副主编 周国平

编 委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宁 王友琴 王润生 刘 东

苏 斌 何怀宏 张维平 姚莎莎

韩小葆

目 录

1 导言	(1)
如何看待本体论	(2)
本体论的基本问题	(10)
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	(26)
2 形而上学——笛卡尔和笛卡尔派的唯理论	(39)
个人主义的兴盛和近代科学的崛起	(39)
私有制和个人主义	(39)
科学精神	(45)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	(50)
小引	(50)
笛卡尔的体系	(52)
怀疑、理性和我思	(54)
我思和上帝	(56)
上帝存在的证明	(58)
二元论	(64)

两种一元论	(68)
时空二元	(68)
两种一元论	(72)
马勒伯朗士哲学	(73)
斯宾诺莎哲学	(80)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分析	(86)
3 自然体系 ——18世纪唯物主义	
	(97)
经验论的胜利	(97)
经验科学的兴起	(97)
经验论哲学	(99)
经验论对本体论的启示	(104)
自然体系	(106)
启蒙的时代	(106)
自然体系	(109)
机械论世界观分析	(115)
合理利己主义	(122)
4 生命哲学 —— 康德后的哲学思潮与柏格森哲学	
	(126)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126)
形而上学的问题	(126)
康德的批判	(130)
19世纪和20世纪初科学思维方式	(134)
康德后本体论的倾向	(139)
柏格森哲学	(150)
柏格森如何回答康德	(161)

5 现象学本体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 ·····	(170)
存在主义哲学思潮·····	(170)
危机意识·····	(170)
现象学·····	(176)
存在主义哲学的要义·····	(179)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183)
现象一元论及自在的存在·····	(184)
虚无问题·····	(188)
自为的存在·····	(195)
为他的存在·····	(202)
活动、占有和存在·····	(207)
萨特本体论的目的和方法·····	(214)
存在先于本质·····	(214)
萨特本体论的伦理学目的·····	(218)
萨特本体论的理论方法·····	(223)
小结·····	(230)
6 结论 ·····	(233)
本体论演进概述·····	(233)
价值观演进概述·····	(244)
参考文献 ·····	(251)



导 言

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近代的事，对西欧主要国家国别哲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从近代开始。我们讨论的法国本体论哲学的历史，也不例外。

西欧各国文化有着共同的来源，其发展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在讨论法国本体论哲学时，涉及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哲学，是势所难免的。但我将把讨论的注意力放在“本体论”方面。对于非本体论哲学，则只涉及那些对本体论理论关系重大的。而对有些哲学家，尽管在哲学史以及其他思想史方面贡献卓著，但对本体论理论上的影响不那么直接，即使是法国哲学家，我也不再涉及。

因此，不宜将本文看成一部严格意义下的哲学史，我也未曾想把它写成哲学史著作。我甚至因此而将本文中讨论的哲学家的生平、著作等一概略去不提，而着重讨论法国哲学本体论体系构成的方法或思路，它想解决的问题或困难，它所产生的新问题或矛盾，而对一般本体论的构成，

提出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大体进展方向。

为此，必须看清本体论体系背后的哲学家思维的实质。我不打算从哲学家本人的体验中去找寻这种实质，而是着眼于所论述的体系是当时颇流行的，因此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所以我将讨论各种本体论哲学的所处时代的大体特征。

对什么是本体论，人们也许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把构造终极存在的体系称为本体论，而不考虑哲学家本人是否将自己的哲学称作本体论。这样，我讨论的本体论有这样四大家：一、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二、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四，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为了使读者对这些本体论理论有更清楚的认识，对有些相关的体系，我也作一些分析。

由于我更重视思维方式问题，因而我的重点不在发掘未知史料，而在进行理论分析。为此，我不得不在正文之前，先集中讨论一下我的理论分析所依据的方法，即下述问题：如何看待本体论；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关系。

□如何看待本体论

亚里士多德把研究“有之为有”，或者研究存在本身的学科称为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正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论。本体，就是指终极的存在。

存在，作为一种包罗世界万物于其一身中的大全，已失去了按一般的形式逻辑方法为其作出定义，即作出属加种差定义的可能。因此，在研究存在或本体的过程中，历代哲学家们逐渐创造总括出一系列范畴，来对本体的各种根本属性进行描述，以期以这些范畴的总合描述存在本身。

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些范畴与本体自身是同一的吗？能同一吗？

任何一门学科，作为一个公理体系，即一个从设定的前提出发，推论出来的逻辑前后一贯的命题系列，自身都不对前提和方法是否真确、可靠提出问题，即自然地设定前提和公则是真理。对这些前提等的可靠性或真理性提出问题的，就是一般意义下的哲学。也有人称之为“元”学科，如元物理学，元逻辑等。

但是，对本体论来说，再提出所谓“元本体论”是不可能的。对一般哲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哲学之上还有一个元哲学，则那哲学本身就还不能称之为哲学，或反过来说，那元哲学本身才是哲学。因此，作为本体论，它只能自身提出自身可靠性的证明。或者，对它自身构成的方法问题作出说明，这是本体论的特征之一。

这样，本体论就陷入一种悖论：它必须自己证明自己的可靠性或真理性。它所用以证明的，正是它所要证明的。这看来是一种绝对没有出路的状态。

然而，本体论正是在这种悖论中前进的。对本体论自身的反思，使哲学家不断地“跳出”这个循环，在新的的高度上审视本体和本体论。因此，哲学、本体论，是一种真

正意义下的历史科学，一位哲学家如果不知道前辈哲学家们说过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以及这样说的利弊，他就不太可能提出一种新哲学。也正因为如此，对任何哲学史的研究，都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当人们对历史上的哲学体系的得失进行分析时，这种批判研究已使自己站在某种哲学立场上，而这种立场本身也应该是需要反省的。

当然，哲学不就是本体论。这样，对本体论“从外面”进行审视，进行一种哲学审视，就不是不可能的。本体论哲学家当然认定本体论是可能的、可靠的。但他们对非难本体论的哲学家们的批评，从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历史中康德对本体论的批评，就引起了哲学本体论的革命性变化。在现代，对本体论可能性进行攻击最有力的，是从近代经验论哲学中发源的逻辑哲学学派、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等。他们各自的说法并不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相当一致的。

例如，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认为，人类从产生起就有“求知的愿望”，而“知识的本质是概括”，当人们观察到各种现象时，先对它们概括分类，然后找到一种普遍规律作为它们的解释，“解释就是概括”。但是，普遍规律可以作为推理论据来揭示新知识，也就成了补充经验知识的工具。于是，有时，在人们提出一些未被观察到的事实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时，在人对普遍性知识的欲望超出允许范围的情况下，“当科学解释由于当时的知识不足以获致正确概括而失败时，想象就代替了它，提出一类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这样，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

解释所满足了。哲学就是从这个土地上兴起的。”^①他认为古代哲学中充满这类比喻式的假解释，以及用拟人法解释世界而造出来的“图象语言”。他以一种揶揄的口气说道：“一种比喻说法就这样成为哲学中叫作本体论的学科的起源，这一学科被想象为是研究存在的终极基础的。‘存在的终极基础’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比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形式和内容就是这种存在的终极基础。”^②

赖欣巴哈虽然并不说古代哲学，尤其是本体论，就是一堆胡说八道，但是断然否认它们有说明问题的力量。在他看来，这些哲学家本应是诗人，可是又能力不济，才捏造出这些蹩脚的哲学诗。这种本体论的力量来自一种暗示，可以满足人内心里暗中期待的愿望。

当然，他并不否认某些哲学是走向真理的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种看法使他对历史中的哲学的评价类似于黑格尔。但赖欣巴哈还强调说，值得重视的只是这些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而非他们的回答，这些回答往往是“诗意的”，不值得重视。而且，他所重视的哲学家主要是经验论者，以及康德，而很少提到本体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的本体论。

这里事实上不仅对本体论是否可能，而且还对哲学史研究是否必要提出了问题。

把历史上的哲学看成仅仅是认识真理的道路上已被越过了的阶段，或象黑格尔那样，认为它们是已被后来的哲学所“扬弃”了的，那么，事实上，在真理认识已发展至今之后，对它们的研究可说是多余的，就象掌握物理知识，

①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② 同上，第15页。

现在已不用去学习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一样。充其量，这种学习是一种思维锻炼，但那价值已不在哲学本身中了。或者，那是为对历史伟人表示尊敬和纪念，但那也无必要研究他们的学说。说他们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并无助于提高他们的地位。每个哲学家都在提出各种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们。他们无不认为自己提出的是“真正的”问题，并认为他们在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如果问题是“真正的”还是不是真正的，要由赖欣巴哈，或黑格尔，或别的什么人来决定，那就是要首先接受赖欣巴哈或黑格尔等的哲学立场。其实正是赖欣巴哈发现了古人提出的问题，他只是不愿掠人之美，才把发明权给予古人。对于学习真理者来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是真理，而不是真理是谁发明的。那么，对于已经死去的哲学，还有必要研究吗？

如果一种哲学已经死去，那么，是完全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的。在有了现代物理学之后，为了掌握物理学知识，并不必要去掌握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象黑格尔那样，把对真理的认识看成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情况就会是如此。在这种意义下，古人说出的话并非全然没有真理性，但这些真理或夹杂着各种幼稚的谬见，或有片面性，或者表述不严格，等等。而且，既然这些话是否真理要由研究者来判断，那么，发现的真理总是今人已经知道了的，而已知的总是平凡的。为了打捞这些平凡的古董真值得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吗？

如果我的概括不错的话，赖欣巴哈的意思是说，本体论植根于“想象”，而科学的哲学应象科学一样根据经验和逻辑。如果研究哲学是为了学习真理，而本体论是科学意

义下的真理，即对自然的描述的话，赖欣巴哈的看法，应该说是无可辩驳的，哲学史的研究应该说是无用的。然而，本体论既然是以一种根本超验的存在本身为对象，也就不应把它看成一个经验意义下的真理体系。这里涉及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再仔细分析。根本说来，本体论是“世界观”，它的标准并不在于它是否有认识上的真理性根据，而在于它能否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也许，这就是赖欣巴哈所说的“暗示的力量”。

但是，这样说的意思决不是说本体论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全无实在的根据，只是某些人的妄想碰巧被大家承认。

这里涉及对“想象”的看法问题。想象，在哲学家中一直“名声”不好，因为它离认识真理的道路最远。那是因为想象力最为自由，无规律可循，因此，哲学家们或崇经验，或重推理，但对想象力，却是众口一词，认为它对美感是重要的，于真理则有害无益。

但是，既然本体是无法经验到的，对本体的设想当然只得依赖想象。不过，不能把想象理解为一种不会产生积极结果的、无路可循的胡思乱想，不能把想象理解为发明出一些怪诞新奇却不可靠的幻想。事实上，科学真理离不开想象。象牛顿、爱因斯坦等提出对世界新解释的科学家也恰恰都是一些想象力极端丰富的人。对本体论的设想，就是这样一类想象。

想象是自由的，但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如果一个人想象出来的东西在许多人那里引起共鸣，它与一个人想象出来的谁也不理解的东西一定是大不相同的。历史上的哲学

本体论，虽然有许多，但它们循着少数几条大迹可寻的道路在发展，这不是说明人的想象力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吗？虽然那规律与逻辑法则性质不同。

无疑，想象离认识真理的道路最远。但是，我们说过，研究哲学史不是为寻找真理。那么，它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寻找智慧。

如黑格尔所说，过去的哲学家对概念的理解不如当今深刻和具体。但这样的看法有一个前提，就是真理只有一个，就是今人掌握的那一个。如果对无限复杂的世界的认识，真的只是循着一条道路不断深入地被认识，那么，黑格尔的看法就是对的。但是，事实上，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还可能其他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哲学家们，常常被“复活”，那是因为他们提出的一种对世界的“可能”的解释，又重新得到了承认。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并没有死去，他们总是活的，他们没有扬弃，或说，他们被一百次地扬弃了，但又第一百零一次地被扬弃着。

尽管对认识或学习真理无补，哲学史或科学史研究却长盛不衰，就因为人们不仅仅要学习真理，更要获得智慧。发现或发明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或方式，没有现成的方法，也没有可归成若干箴言的条训，更无法用教授的方式灌输，只能从哲学史、科学史的研究中细心体会。

真理是强制性的，科学的解释有经验作根据，这不能不承认。但本体论是不可能那种科学实验作基础的，它没有这种强制的力量。然而，一种本体论如果引起了许多